

变性人手记

叙述变性世界隐秘情感

凡一平 著

漓江出版社

目录

引子	1
----------	---

第一部

岁月依然，苍生依然，苦难在这里重新定义。

第一章 情欲	4
--------------	---

我和宋小媛之间情与欲的故事，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像泛滥在这个世界的春药和洪水，那是因为缺少控制和阻拦的缘故。

第二章 岁月有痕	38
----------------	----

夏妆去医院手术那天，穿的是一身蓝色的球衣和一双白色的球鞋——那气透阳刚的装束使夏妆的步代和心情增添几分的雄纠和信心。夏妆像一名去医院做兴奋剂检查的运动员，正当而忐忑地走进红十字大门……

第三章 沦落？飞翔？	80
------------------	----

那个使宋小媛荣华富贵的男人，他给宋小媛的是一生都享受不尽的财富。而我不仅身无分文而且还是依靠宋小媛支持的穷汉子，我有的只是在宋小媛需要或寂寞的时候给她一副活跃强健的身体——我和那个男人的差别就在于：他能使女人富贵奢华，而我不能；我能使女人快活欢乐，而他不能。

第二部

时空叙述：爱和美的伤逝，或者轮回。

第四章 伤逝 111

我看见美丽的鲜花、金钱、诗歌和图画，它们像漂亮女人的脸蛋、乳房、臀部和双腿，使我冲动。我听到绝妙的恭维、祝贺和诺言，像不绝如缕的音乐，使我陶醉。

第五章 出走的爱人 163

女人的苦难从失去美貌的时候开始。

这是没有结束的苦难因为失去的美貌无法换回，这种财富不能重新创造。

一个没有美貌、婚姻、子女和爱的女人，就算拥有黄金万两，而其实是一无所有。

尾声 185

“我不知道我将来怎么办，总之我移交出去的职位和财富，我绝对不会要回来。”

“可是为了一名迷失的女人，你可以千方百计和不惜一切！”

引 子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被宋小媛拦住。

她虽然是一名风流淫荡的女人，却是我最好的朋友。

宽广阔绰的桃源路没有桃树，宋小媛就靠在一挺直的灯杆上。

灯杆上有灯，却已经熄灭，因为这是白天的上午——在这个时间这座城市的光明已经不需要人造 灯火的映照，最耀眼的光芒来自天上。所有忙活的人都走出夜晚，但是对宋小媛却显得太早。

宋小媛是一个沉溺于夜晚的人，她的每一天早晨是从中午开始。显然宋小媛为了阻止我去医院做手术，她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睡眠。

但是这个手术我必须去做，因为这个手术能使我从女人变成男人。我要做男人，但现在我还是一名女人。

“宋小媛，你别拦我，”我对阻止我的朋友说，望她让步或者走开。

“我决意做的事情，就不要拦我。”我说。

“你真是那么渴望做一名……男人么？”宋小媛说。

“是的，”我说，“我要做男人，这是我的梦想。为此我要改变自己的性别，这需要去医院做手术。”

“男人都不是东西。”宋小媛说。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诅咒我倾向的一种人类性别。

“男人不是好东西。”我说，“但这个世界是男人的。假如你想征服世界或主宰生活，你得首先是一名男人。”

“可你天生是一名女人呀！”宋小媛说。她认为命中注定是一名女人，就不能再改变。

“我天生是女人，”我说，“可做了手术后，我就是男人。”

“夏妆！”宋小媛叫唤着我的名字。

“做了手术后，我也不叫夏妆，”我说。“这不是男人的名字。”

“男人，男人！”宋小媛高喊着，而且还有一只手高扬着。

“等你变成男人，我们不可能再成为朋友！”

“那好，”我说，“等我变成男人，我就干你！”

第一部

岁月依然，苍生依然，苦难在这里重新定义。

第一章

情欲

我和宋小媛之间情与欲的故事，无可避免地要发生，就像泛滥在这个世界的春药和洪水，那是因为缺少控制和阻拦的缘故。

1

我没想到和我上床的头一个女人，她居然是宋小媛。

在我摇身一变成为男人的兴奋和新鲜的日子里，我最迫切的冲动或欲望，是找一名女人，具体地说，是找一名能证实我是男人的女人。

那个将使我成为成熟男人的女人，她不仅必须性感漂亮，而且还要放荡和老练。

宋小媛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但是我不想找她。在我曾经是女人的岁月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宋小媛再如何风流淫荡，我也不和她上床。我开始是这么想。

但是后来我没法不跟这名风流美丽的女人上床，并且做爱。

在我重新进入或返回这座古老而繁荣昌盛的城市的时候，宋小媛是唯一被我感念的女人，或者说，是我唯一可信赖的朋友。

我仍然把宋小媛当朋友，在我脱胎换骨，变性成男人之后，我和宋小媛在我做女人时建立起的那份友谊，却依然不能淡漠和忘却。

但当我面见宋小媛的时候，我却不能告诉她我是谁。

我不能告诉她我就是夏牧，因为现在我不叫夏牧，我叫童汉，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并且，我就是男人。况且，我也已经改变或变化得让宋小媛认不出我是谁。

在宋小媛眼里，我只不过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一个只身到“香港夜总会”的酒吧喝酒的男人。

“香港夜总会”是这座城市最诱人的娱乐场，它虽然不在香港，但是只要你走进去，就仿佛到了香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

没有人会认为夜总会的香港特色是假的。眼花缭乱的舞厅，能让你一夜暴富也能让十分钟内沦为穷光蛋的赌馆、像卧室的酒吧，绵软宽厚的沙发像床以及像商品一样任你选购的小姐。

但是我到酒吧来，却不是为了那些肉麻的小姐，而是想看看宋小媛。宋小媛是“香港夜总会”的总管。

情欲

在我变性和离家出走之前，她就已经是这家夜总会的主人。自从宋小媛做了香港人的情妇，香港人就把这家夜总会当作礼物送给了她。宋小媛以惊人的魄力和胆量经营与管理着这家夜总会，使这家夜总会在这座开放的城市和享乐的男人、女人心中蓬勃发展、芬芳四射。

我重返这座城市的第一天晚上，就去了“香港夜总会”的酒吧。

酒吧功利和热情地接纳着我。招呼我的是一位漂亮开朗却穿着旗袍的小姐，而不是宋小媛。

穿旗袍的小姐把我带进厢房。在厢房她站着不到三分钟，但是却和我说了不少于三十句话。

“先生，请问来什么酒？”她说。

“啤酒，”我说。

“来几瓶？”

“两瓶。”

“来什么点心？”

“一碟瓜子和一碟花生。”

“还来什么？”

“不要了。”

穿旗袍的小姐停顿一下，用说话的时间来望我，看我是不是开窍的男人。

我想我在她眼里不是真傻，就是装傻。所以她说：“先生，一碟瓜子和几瓶啤酒就让你满足了么？”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她说：“要不要一个小姐来陪你？”

我说：“小姐多少钱一个？”

“一个钟点柜台收你五十，小费你另外给小姐。”

“那么小费是多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真的，”她说。“你和小姐谈，多少就是多少。”

“假如，”我说，“我要你陪我，你要多少小费？”

“我不陪客人的。”

“为什么？”

“不陪就是不陪。”

“是吗？”我转换话头：“你们宋老板呢？她在么？”穿旗袍的小姐惶惑和不解地问道：“请问有什么事？”

“我想要她过来陪我。”我说。

“这不行的！”穿旗袍的小姐带着不可思议的神色说。“叫老板来陪你，这不可能。”

“你去叫她来，就说是我叫的。”我说。

“你是谁？”

“别管我是谁。你只要告诉她，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就够了。”我说。

“我试试。”穿旗袍的小姐说，然后离开。

我在包厢里等着，像一个试验者等着被试验者的到来。

宋小媛是被试验者，我用年轻英俊的男人一句话来试验她，看她会不会来。我不知道现在我算不算是英俊潇洒的男人，但是宋小媛喜欢英俊潇洒的男人，却是事实。

十分钟后，或许更长，我等来了宋小媛。

丰姿绰约的宋小媛拉开厢房的门，傲慢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走进来。

“听说你找我？”她说。她坐在沙发上，然后上下打量我。

“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个英俊潇洒的男人么？”

“你以为呢？”

“你不潇洒，但是你很英俊。”

“这就好。”我说。

“你为什么不说你是一个亿万富翁，或者说是个警察都好，难道这么说不比你仅仅说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更具有诱惑和威慑力么？”宋小媛说。

“因为我不是亿万富翁，”我说。“我也不是警察。最主要的是，你不稀罕有钱人，因为你就是有钱人。你也不怕警察，因为警察从没找过你的麻烦。但是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却绝对能使你喜欢和心动。”

“为什么？”宋小媛说。

“因为你是一名女人，”我说，“具体地说，是一名富有美丽而又风流的女人，我一眼能看透你。”

“我们是不是见过？”

“是的。”我说。

“什么时候，在哪？”

“就是现在，酒吧里。”我说。

宋小媛笑。一口谈不上雪白但完整洁净的牙齿在笑声中裸露，像云开雾散后显在天上的虹霓。它使我馋涎和想要抽烟。

宋小媛已经先于我把烟掏出来，先叼一支，再递给我一支。但是，点火的时候，宋小媛却把自己嘴上那支香烟，留在了最后。

“谢谢。”我说。

“看样子你不太像是这座城市的人？”宋小媛说。

“为什么不像？”我说。

“因为这座城市的男人，很少有能把我看透的，但是你不。”宋小媛说。

“是吗？”

“到这里干什么？”

“流浪。”我说。

“流浪？”宋小媛眨巴眼睛。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我。

“你是什么地方人？家在哪？”

“说实话，我就是这座城市的人，”我说。“或者说曾经是，但现在无家可归。”

“抛妻别子或者是被驱赶出门？”

“都不是。”

“往后怎么打算？”

“如果你真是看我顺眼的话，”我说，“我想在你这

找个事做？”

“你能做什么？”

“凡是吃苦耐劳的事情，我都能做。”我说。

“在我这干事的人，都不会苦。”宋小媛说。

“但是我能吃苦。”我说。

“你的意思是，”宋小媛说，“假如我给你一份轻松愉快的事情做，你肯定受不了，因为你只能吃苦。”

我笑。

“不是”。我说。

“会开车吗？”宋小媛说。

“会一点，但严格地说不会。”

“你可以学，直到你会为止。”宋小媛说。

“你让我当司机？”

“是的。”

“当谁的司机？”

“我的，”宋小媛说，“假如你愿意。”

“我愿意。”我说。

我说我愿意给宋小媛当司机的时候，宋小媛和我的断断续续被吸附在嘴上的香烟，渐渐地变短。它们产生和从我们嘴里吐送的烟雾已经蔓延到包厢的每个角落。但是摆放在我们面前的杯子和酒却纹丝未动。

于是我把酒杯端起来，请宋小媛和我一起干杯。宋小媛把杯子举起来，却不朝我的杯子上碰。她在期待我说一句漂亮的话或祝酒词，我想。

该说什么呢？为你的美丽和爽朗干杯，我由衷地

想出这句话。并把这句话说出来，果然感动了宋小媛的那只杯子。它轻快地伸过来，触碰我正迎接上去的杯子。

两只圆满的杯子相碰发生悦耳的声音，像两个重逢的朋友拥抱时表达的问候。

宋小媛一气干完满满的一大杯啤酒，虽然不使我感到惊讶，却使我感到畏惧。

宋小媛是一个在花天酒地里成长的女人，她的酒量吓倒过许多男人。

我是男人，但是面对宋小媛和一杯啤酒，我男人的气概薄弱消失，像在暴风雨中熄灭的篝火。

我摆弄着压迫我的一大杯啤酒，呼换了几口气也不能把酒喝完。澄黄的酒还在杯子里动荡，我看着宋小媛向我亮出的空杯，像看着一顶抛在空中表示得胜的帽子。

然后我把有酒的杯子放下，看着也在看着我的宋小媛，说：“我之所以不能像你一样一次把一杯酒干完或开怀畅饮，这是因为我想到我是你的司机。我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正常的状态，保证你、我和车子不出事故。”

宋小媛又一次因为笑露出一口霓虹般的牙齿。“你能保证不出事故，”她说，“但是你能保证我和你不发生故事么？”

我玩赏和品味宋小媛的迷离的笑貌和她灵妙的语言，回答得也意味深长：“假如故事发生在事故的基础

上，我保证不会发生故事，也不会出现事故。”

“不，”宋小媛她媚着眼睛看我。“故事一定会发生的，不管是出事故或不出事故。”

宋小媛媚情的眼睛和挑逗的语言，像宽阔的扇子和轻狂的风，把我扇动和吹捧到烈火的边缘，将让我去经历荡气回肠或惊心触目的故事和事故。

2

我和宋小媛之间情与欲的故事，无不避免地要发生，就像泛滥在这个世界的青药和洪水，那是因为缺少控制和阻碍的缘故。

宋小媛把她那部“别克”轿车的钥匙交给我，是在她把香港男人送上飞机后的这天下午。

那名被宋小媛送走的男人就是把“香港夜总会”送给宋小媛的香港人。

宋小媛现在拥有香港人的夜总会，但是香港人却拥有着宋小媛。

宋小媛独断专行地受用和支配着几百万及至千万的资财，就像香港男人随心所欲地占有与享受宋小媛的青春和美貌。

香港男人迷恋宋小媛，当他需要并且方便的时候，就从香港或其它地区飞来，住在同样是他为宋小媛购置的别墅里。然后，宋小媛把肉体给他。

只要他有能耐或功夫，干多少干多久都行——宋小媛这么对我说，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话。

那时候，我还是女人，还是宋小媛的朋友。宋小媛有什么话都对我说，包括除了香港男人之外她还有几个男人，我都知道。

宋小媛也知道做女人时候的我：我的来历，我的失败和悲伤，我的屈辱，还有我的婚姻。

但是在我变性成男人以后的情况，她就知道了，就像我也不知道这一年来她是否还想着我这位昔日的朋友一样。

宋小媛送走那位使她富贵荣华的男人后，显得兴高采烈，仿佛送走一名肮脏的旅客。她从机场把车开回城的路上，就用手机打我的BP机。

BP机是她配给我的，而且是中文机。每一个为她工作的人，都有这么个玩艺。

这玩艺“BP”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市郊交警队开办的训练场上，练习驾驶。我驾驶着一辆破旧的北京吉普，在广阔却充满曲线和夯满木桩的土地上谨慎地行驶。

BP机的响声干扰着我，也把我吸引。我一手把握方向盘，一手将BP机从裤腰带上拔出来，举到眼前，中文BP机不显示中文，只显示一个号码，但我意识是宋小媛呼我。于是我把车开到训练场边缘停下，借用一个见过但是不知姓名的同学的手机，给宋小媛答复。

手机相通后，我们都问你在哪里？宋小媛说她在

机场回城的路上。我说我正在城郊汽车训练场上。她说我马上去接你。我问有什么事么？她把手机关掉了。

我喜忧渗半地在训练场出入口等候，这是宋小媛第一次呼我，使我喜悦。但是我又担忧出了什么事情。

十多分钟之后，一辆白色的轿车向我开来——那是宋小媛的车。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这部车子的时候，脑袋和心轰鸣震颤，那是一种爆炸的感觉。

两年前的秋季，宋小媛和香港男人上床不久，就有了这部车子。当她告诉我然后把我带到这部豪华名贵的车子面前时，我的精神四分五裂，因为她说这部车子是她的。

“‘别克’牌”，她说，“他买给我的。”

“谁？”我问。

“还有谁？”小媛说，“香港男人。”

“他真舍得。”我说。

“有什么舍不得的？”宋小媛说，“他还要把夜总会送给我呢。”

“为什么？”我说。宋小媛说：“因为他喜欢我、爱我。”我说：“想不到爱一个人会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

宋小媛跳起来，瞪着我，“你说什么？”她说：“谁付出高昂的代价？他，还是我？我这一身让他享受的肉体，难道不该和不值有一辆车子？”

“绰绰有余，”我说。